

溪西野譚 (奎章閣本)

發函選錄

○金公汝物昇平遜之大人也家有一僕食量頗大諸僕皆給
七合料米此僕特給一升料米諸僕皆有怨言金公自義州任
所連械金吾當壬辰倭亂時會白衣從軍將功贖罪以巡遠使
申稔從事東萊裝裝行招諸僕立庭下曰誰從吾出戰一升僕自
請從行曰小人平居食一升料米臨亂安可在人後也餘僕皆
願從進士主避亂之行時昇平小成故也遂策馬前驅如赴集
地及彈琴臺背水陣倭兵如蟻屯如朝湧皆持一短杖青烟不
起人無不立死者官軍始知其爲銳馬巡遠昔在此閑時危陽
介以鉄騎蹴踏之如摧枯拉朽今忽見爲銳一出英雄無用武
之地遂敗劔馬時金公着軍服左臂揖決拾角弓佩劔負羽右
手書狀塔不赴草立寫之爲毫颯上詞理俱美即地對發又書

寄伯胤昇平書曰三道徵兵無一人至者吾輩惟有死耳男兒
死國固所願但國恩未報壯心成灰只有仰天嘔氣而已家事
惟汝在吾不言書畢馳馬奮劍竟死於亂陣中僕失公之處退
走隄川遠回顧彈琴臺下飛瓦如雨歎曰吾後死而負公恩非
丈夫也持短槍披陣而入為僕所逐三退三進身殺數十槍音
尋公屍於臺下負而出收斂於山僻處畢竟逐葬於先室奴主
之義何限而豈有若此僕之志且勇哉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
己者容僕之視死地如故豈為一升米而為也敬於義而然也

○忠武李公初除宣沙浦僉使歷辭諸宰一老宰慙慙致款曰
吾知君大器也其進不可量且知君尚無宦家吾側室有女與
君為小星使奉巾櫛何如李公感其意許之老宰曰不必煩耳

自發行之日待於弘濟橋頭沿行塔婆至橋頭見一轎馬行具
鮮明翮而來問宣沙行次李公迎見其婦人軀殼甚大言語
無味李公以為心中見欺於勒婚賤亦難排却逼勉同行到鎮
去饋而已頗無顧念之意一夕營門秘閉來到坊見之有庫務
相議事不留晷刻馳進云矣遂促飯而喫入別小室小室曰令
監知令行有何事耶曰不知小室曰當此亂世去就之際不能
預料事機何以濟乎李公竒其言探問之小室曰有如許事應
變之節如是如是仍出紅錦緞天翼着之品制適中李公甚驚
異之馳到營下則巡使辟左右言曰今天使回路逗留此城討
白銀萬兩而若不聽施則集首道伯云事係因措物亦難辦百
爾思量非君無以應變故請來聞其言則果是小室臨行指教

之事也遂依其言自當措處之意大言之出生練光亭招管校
之伶侖者一人附耳語良久旋即選管奴姦艷者四五人使之
隨廳或歌或琴盃酒狼藉又招管校附耳語曰今不出銀巡使
被死滿城魚肉夫等死耳汝出往城內家一掃火藥練光亭上
杖死三聲衝之管校唯之而退而已人告曰盡掃矣俄而放砲
一聲諸奴在傍窺視之大恐恟佯託小避稍之出去各傳其家
須臾滿城皆呼爺哭壤墜妻携子爭出城外喧聲動天天使初
聞砲聲甚訝之及聞喧聲驚動之急起探問之際管校一人對
曰宣沙浦餘使若此若此酬酢之間砲聲又起若又一砲則燒
存性矣天使神魂荒錯忙不及履走到練光亭握李公手乞活
殘命李公據理責之曰上國父母之國也使臣來宣詔命也沿

路陪臣恪勤接待而責出無例之銀固是行不得之政一城之
人死則死耳無寧共死於燼中也天使曰吾之命懸於大爺之
手今當立馬於塔前上馬卽行罔夜疾馳三日內當渡鴨綠江
願停一砲李公曰天使無禮吾不之信焉呼砲手天使抱李公
腰千乞萬號哭隨之不得已遂許之使之促馬急發天使一行
無限感謝一齊上馬風馳電邁果於三日內陪持來告天使渡
江巡使大喜設宴以謝之由是名振一世李公辭歸無事問茲
小室真異人哉故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也

○天將李提督如松壬辰倭亂提千兵東援朝鮮大捷於平壤
倭酋率行長宵遁乘勝遂至青石洞洞深而傍多阻隘樹木
參天溪澗屈曲忽見前面白氣亘天冷光逼人提督曰是倭中

劍客之像也遂駐軍一字擺開馬上抽雙劍聳身騰空諸軍仰視則但聞刀環之聲琤琮然出於白氣之中俄而倭人身首紛紛墜下冷氣纔收提督嗚然在馬上鼓行出青石口及其碧蹄之敗退師闕城府無意進攻一日西崖柳相成龍以伴接使建謀軍務提督搔頭而語遙見天邊一度白虹自遠而近提督急急結髻曰劍客來也抽壁上雙刀避入洞房不閉戶使西崖留觀動靜霎時間白虹之氣飛入洞房但聞錚錚之聲續不絕而冷氣滴屋西崖心鬼懼悸忽見一足露出打戶而還入西崖疑其提督之足又疑其打戶而還入者欲閉之意也遂起閉戶須臾提督開而出提婢媼美人頭擲於地西崖精神始定進賀不已提督曰倭中素多劍客而盡殲於青石洞此美人倭中第一

高手劍術通神天下無敵吾常閱念今幸斬之更無憂矣然公之閉戶何其警也西崖曰打戶還入其意可知矣又曰亦何以知吾之足而閉之也西崖曰倭人足小而今見大足豈不知將軍之足耶提督曰朝鮮亦有人矣西崖曰敢問閉戶之意提督曰美人學劍術於海上空濶之地故吾入夾房使不得逞其鋒鬪劍數十合見美人稍稍失勢恐出戶遠遁故欲其閉也若一出戶碧海萬里何處可捕今日政君之閉戶之功實多也自此益敬重之余見劍術自古尚矣孫公穿壁通其神荆軻擲柱夫於疏皆下於提督之能通神術也

(李東阜相之僮人有皮姓者東阜自少至老使為侍令皮僮無子而只有一女稍長每曰小人只有一女將得贅婿以為依

托之計郎材專望大監分付與皮女方三八東舉終無如許之
訖一日自闕歸來即坐定後急呼皮儻曰今朝得汝婿材必速
招來即呼下人曰汝今去六曹街上京兆府前有一籠南掩空
石而坐者必須呼來也下人爭去則果有矣以李政丞大監分
付招汝來厥重曰政丞大監不必招吾已則吾自為之固辭不
來下人無可奈何空來東舉必然如是也又遣旗手數人招來
則始來矣東舉會付曰汝欲娶妻乎厥重曰別無意娶妻矣東
舉力勸得諾皮儻在傍見之不勝駭然東舉既為命付不得已
邀去置之廊底洗滌而以副衣看之東舉又分付皮儻曰不下
日而明日過婚若過數日必失之皮儻果以翌日醮禮成婚潭
室莫不掩鼻而笑之厥重少無懼色一自娶妻後不出越房卷

作一箇懶漢為三年一日皮婿忽起洗滌着中潭室為訶曰今
日胡為而洗梳耶答曰今日則大監必來矣俄而門外有辟除
之聲大監果入門矣問曰汝婿安在直入越房握皮婿手曰何
以為之何以為之專恃汝矣皮婿答曰天運也奈何東舉曰汝
必救濟汝之妻眷伊時吾之家眷同為救濟皮婿曰且眷來頭
如何不可實言矣如是數談東舉即去伊後一室以是為惟其
所接待稍優於前矣一夕皮儻歸來方入門其婿急呼曰丈人
勿脫衣即去大監宅以終大監指命丈人曰吾俄者盡布衾禩
而來大監吸烟草而坐與客談話是何說也婿曰急去急去
丈人如其言即入大監寢房已無及矣火焉別世其來見時連
聲何以為之者身後有龍蛇之厄運故也東舉死後三年皮婿

忽請其丈人曰吾之一入君門無所事為政難消遣幸望丈人以穀十金備絡則將為販賣也丈人曰君言似然也得給穀十金仍為持去不過三四朔空手歸來曰今行狼狽又備五六千穀當為善販矣丈人又備給其穀則不過五六朔又空手來曰又為狼狽丈人家與田庄什物盡賣而給之則當有好道理大興販丈人一從渠言而給之以至借人屋子而居焉其壻盡持持去這間皮家之交謫當何如哉其壻又空來曰丈人所給錢又盡狼狽見失幸使我見大監宅書房主則欲為得錢更為興販丈人遂往東臯家皮壻見而問候先發五六千金拈拈之請東臯子弟一聞即諾皮壻持去又如前空來而見東臯子弟所存如千家庄鄉庄盡穀斤賣作錢請貸云云東臯子弟亦無一

言普色而諾之以某月備送為約乃盡持去伊後四五朔而來自初運錢計其年穀則五年來會其丈人與東臯子弟言曰吾兩家財產吾盡狼狽消耗到今則無辭可答幸望兩家云者與吾眷去鄉中以為資生兩家一齊曰諾蓋其有東臯之遺訓故耳卜日兩家云眷無老少兒穉之漏盡備牛馬騎之馱之向東門出去行云晏日忽抵峽中路盡山窮高峰反壁當前到此解送所騎馱牛馬兩家云眷下坐山下只為相顧而涕夾火焉石壁上掛足練數百條矢盡把那足練一齊而上則其山之下一望平夷有瓦屋數處鷄犬聲相連奄成一小郡色撮一瓦屋各為分處有塩醬與倉儲之粟於是始知向日運錢之妙理也兩家眷耕秋獲鄉居滋味雖云安穩然東臯子弟素是京華宰相

子弟每有懷土之哀有時言之一日皮婿携上高峰指示一處
曰去年倭虜大入我國生民盡為魚肉犯入京城 大殿今在
義州如斯之時宅在京城則其能保存乎小人幸逢大監以至
婚嫁之境大監親枉勤托書房主兄弟以有此桃源之排置也
於焉之間為八年於山中矣皮婿曰書房主欲永居此乎曰願
居此山中以送歲月也曰不然若書房主永居此中必為凡民
大監立朝事業終歸泯滅今則倭人盡撤歸一國願乾淨不如
還去世上皮婿知以為吾無他子弟只有一婿吾今老矣無出
世意欲為老死於此中婿曰然矣遂率東臯子弟家眷直出來
到忠州邑內南山底曰此基地甚好後孫必有積累兼有科慶
簪纓連綿勿移他處永為真居即為回去焉

○李提督東征時多月逗留金浦琴姓女人親近而回軍歸路
與金姓譯人為龍陽之寵晝宵相昵則金驛年纔二十半耳有
美色言必從計必用其親愛可知渡鴨江時軍糧幾許以某日
輸運于山海關之意發文于遼東都統伊時提督渡江方向柵
門運糧違令矣提督大怒將行軍律於都統都統有三子長則
時任侍郎次則為庶吉士第三子以神異之僧 皇帝待之神
師起別院於大內而置之若 肅宗之居薊倭於蓬萊也伊時
三子聞其事俱為來會於其父相議紓危之策神僧曰有妙計
於是邀見金譯三人合席請曰父親此不幸萬無生路惟望君
為吾等善辨解紛也金曰願以外國么麼之蹤何敢干天將軍
紀乎所懇若是鄭重聽不聽在人第當從答言之即入來提督

曰彼之邀汝有何酬酌金言其顛末之如許提督良久曰吾橫
行戰場未嘗從私人之一言今汝以么麼之蹤受如彼貴人之
懇托則汝之為吾緊切可知矣且吾入來無以生色於汝吾必
從汝言某金出見三人盡告提督所言三人並稽首再拜曰君
之德河海也何以報焉金則不以為德三人曰君以年少想有
意於寶貝玩好未知如何曰吾雖妙年素以儉質存心家且不貪
未嘗留心於玩好也三人曰君是朝鮮國一譯官自上國命君
為兩國之政丞如何曰我國專尚名分而吾則中人也若為政
丞則必以中人政丞措之反不如不為也三人曰以君為大國
高官崇秩乃為中原高門大家之族何如曰吾父母俱存離闈
情迫惟願速還提督聞軍之後即令還歸是為大惠三人曰吾

輩酬恩不必更言惟君必言其所願也三人勸曰懇乞金發口
而言曰吾平生所願一見天下一色矣三人聞之嘿然良久
神僧曰然矣然矣二人從而許之曰然矣如是而散金人見提
督提督曰問汝以何所願而言乎金曰願一見天下一色而言
矣提督躍起執手曰汝非小國人物何其言之大也然則彼皆
許之手曰許矣提督曰彼從何而得來此是雖皇帝之貴不可
見矣金仍隨提督入皇城三人來邀金往則三人曰勿歸以水
今夕茶罷少場淨室香熏襲人圍門開處粉黛數十人或持香
或捧紅帕床西而西而出排立堂上以所見無非傾國之色既已
見之欲起還歸三人曰胡起曰吾既見天下一色不必歸矣三
人笑曰此是侍城豈得為天下一色乎今出來須更圍門大開

一采蘭麝之熏深郁侍女十餘擁後而出上堂凝粧粉脂一塊
墜於父子上三人與金譯亦排坐交子上問金曰此真君所願
見天下一色也金目無見不知為何狀也三人曰今宵君必與
此為雲雨之會金曰吾願一見而不願為洞房之親也三人曰
此何言也吾輩受恩於君一既願見一色吾輩雖磨骨割肉豈
可不聽乎第二色第三色不難得求至於天下一色雖天子之
勢實難得求年前雲南王有仇於人而吾輩為之報仇其王方
酬恩君既願見一色而其王之女天下第一色也向者吾輩之
良友曰然以是故耳自君別來吾輩送媒於雲南王亦許之
及君入京彼姬率來這間指千里馬者三費銀子數萬以其磨
南距京三萬里之遠也今此相會君即男子彼即女子若為一

見而散則彼之深閨畏人之行果何如勿復為辭今夕為合璧
之禮亦不置乎金仍留宿其夜共障蠟燭成堆麝熏襲裙眼花
迷離見而不見必狂蝶探花之心無鴛鴦弄波之聲三人自外
窺見據得其如此沒風致呼金而出曰合歡之樂何其寧寂
也出碟子置前曰喫此乃蜀山紅蓼也喫而入房眼明神
爽彼姬之毛髮頂踵瞭然可觀經夜而後三人已來矣其問金
曰彼姬何以區處曰願以外國之蹤今當猥息來頭之事不可
預料三人曰君幸以奇耦得此天下之一色宜可一會而散乎
君蒙君之厚恩又使上國則每年正使之行以譯任必隨入來
一年一逢若牛女七夕之會不亦為美事耶金譯如其言自勿
至老以譯任每年一會行樂終有一箇男子金之後裔大昌子

○嶺南某郡有一士人年至四十餘有獨子遭憾心魂不定如癡如狂一日坐於堂上有過客入來見主人氣色之慘然問之主人以憾對客曰然則君之先山在於何處曰在家後也願一見主人遂與之往見客曰此山不吉當此喪喪也主人曰於何得言地乎且吾夫妻俱為新產之境有福地則可得續嗣乎客曰入洞口見一處可合意唯君掃萬行緇禮焉客再三力勸主人果行緇禮數月後主人之妻死焉士人又喪配悲悼淒楚不幸中家稍饒即為再醮聘婦向者過客又來先問曰其間喪配再醮乎主人曰聽君之言以至喪配有何顏色而問乎客笑曰有今日之慶故有向日之禍矣仍為留連數日語主人曰某

夜犯房心而生男臨發當期曰某月某日吾復來矣其後果如其言生男客又來大喜升堂曰主人生男乎曰然矣生定先見新兒曰柱曰此兒必長壽善養也其婚處吾自居媒矣其兒稍長年至十四五害積年不來忽自來到曰子弟善長否即時來見之客曰主人能記此兒新生時媒婚之說乎主人曰年久之言果依稀耳臨發請柱單主人以其言自初至終如合符契第書給矣不久客又傳清單主人不問門閭之如何閨養之如何少無疑慮而與客洽婚行發之宿後漸入深谷中主人顧謂客曰君何欺人之甚也客曰與君有何舍嫌而欺之乎竟至一處盤迴路轉高峰上數間茅屋而已某日即昏日而場中畧有舖席有一箇老人出接乃是查頓也仍為納幣醮禮

後見新婦顏樣則萬不成樣士人憂色形外查頻與客言士人曰大事幸而順過女息既為結竿則不必久在於親家士人不得已以客所騎馬載其新婦而來渾家見之無不駭歎新婦少無愛色只居一房不干家產然而其親家信息坐而知之舅姑以是為恠而居媒之客經婚後一不來焉一日舅姑相議曰吾輩今則老矣升斗之出入田畝之耕作正為苦惱專付於兒子內外吾之內外坐而食之以終餘年可也於是治家凡節付之兒子內外則新婦少無謙言不下堂奴耕婢織指揮使役一無失規各得其度曰某日雨焉云則雨某日晴焉云則晴農不失時數三年間家產漸興於是一室與隣里始知為賢婦新婦忽語其舅曰今則春秋已為七旬矣不必塊處無聊日與洞中

親知相會宴樂杯盤之供吾自當之如是而好送歲月何如舅曰吾之願久矣一日其後堂中廢馬交錯濟勝岩流進排如令於焉為四年矣家無片土產業盡蕩新婦語其舅姑曰今則家產蕩敗已無餘地此處則不可久居幸望搬移于吾之親家洞內自有生理之安矣其舅專信新婦寧無大小不得彊貳曰若有好道理則汝自為之新婦於是盡賣家產與如干薄在率其眷屬奴僕陸續入來於其親家則向者居媒之客已待矣其舅久居山中不騎紆鬱之色新婦請與登山山外有彭鞠之聲其舅驚問曰此何聲也新婦曰倭賊今戰于某邑故有此聲其舅曰吾洞何如曰吾之所居家已為火燬一洞或死近境盡為魚肉矣其舅曰然則汝先知有亂見機而入山耶新婦曰雖微物

皆知天機避風避雨可以人而不知哉八九年後又為率春出
山治產業農後為戚家

○洪純彥少落拓有義氣嘗赴燕到通州夜遊青樓見一女子
極有殊色意悅之托主姬要歡見其衣素問之女對曰妾本浙
江人父母仕宦京師不幸遭癘疾一時俱沒旅櫬在館獨妾一
身逐葬無資不得已將自鬻於娼家來言畢仍哽咽泣下純彥
聞之愀然曰墓費幾何女曰可用百金耳即罄囊與之終不道
芳名請姓名終不言女曰大人不肯言妾亦不敢受賜純彥乃
言姓而同行莫不嗟其遇瀾女後為禮部侍郎石星之繼室侍
郎聞之此事而高其義每見東使必問洪通官來否時本國以
宗係下誣前後十餘使皆未得請萬曆甲申^明純彥隨下誣使

黃芝川廷或到北京望見朝陽門外錦幕連雲有一騎疾馳泉
問洪判事言禮部侍郎聞入來與夫人迎候俄而見女奴下銜
葦箠擁一夫人自帳中出純彥驚訝欲避侍郎曰君記通州施
恩事乎我聞夫人言君誠天下之義士今幸相遇大慰我心夫
人見即拜純彥俯伏固辭侍郎曰此報恩拜君不可不受夫人
家君高義得葬父母感結中心何日忘也仍大張宴夫人執盃
以進侍郎問東使來此為何事純彥以實對侍郎曰君須毋慮
留館月餘果得準請特命錄示新政會典益石公極力贊為之
地也及還邀至其家禮待甚厚夫人以鈿函十各盛五色錦緞
十疋曰此是妾手織以待公至今已逢君願以此獻公純彥固
辭不受還到鴨江邊見擡杠軍隨至置其緞而去錦緞悉刺報

息二字既歸買錦者爭赴人稱所居洞改為報息殿洞云壬辰倭寇來犯請救天兵亦皆石侍郎之獨力周旋云

○柳西厓成龍居安東家有一叔為人蒼蒼無識可謂憨憨不辨家問因以癡叔目之至於西厓亦甚易之癡叔每曰吾有可直之語而君家每喧擾如有靜寂之時必請我也我有萬障說話云矣一日適無外客使人請癡叔則叔以弊衣破冠傾甕而求曰吾欲與君賭一局碁志知如何西厓曰叔久平日未嘗着碁忽云對局恐非侄之敵手也蓋西厓之碁法高於一國者也叔笑曰高下何須論之姑且對局可也西厓掩以對局心協誨之其叔先着一子未至半局而西厓之碁全輸不敢下手始知其叔韜晦俯伏而言曰猶父猶子之間半生相處如是相欺下

懷不勝抑鬱從今願安承教叔曰宜有欺君之理哉適偶楚耳君既出身於世路則如我草野之人有何可教之事乎然而明日必有一僧來訪而請宿矣切勿許之雖千萬懇乞而終始牢拒拒送後村菴而寄宿可矣須銘心勿誤西厓曰謹奉教矣及到其日忽有一僧通刺使之人來狀貌堂堂年可三四十許人也問其居則居在江陵五臺山矣為院領南山川而下來遍看名勝今方復踏而所仗聞大監清德雅望為當世第一云故以識荆之願暫來拜謁今則日已晚矣願借一席而寄宿以為明朝發行之地如何西厓曰家間適有事故不可以生面人寄宿此村後有佛菴可暫留宿待朝下來可也其僧萬端懇請而一向摩却僧不得已隨童向村後之菴以時癡叔以婢心莊舍堂

操自家作居士樣以繩巾布褐出門合掌拜而進曰何來尊師
降臨于薄陋之地僧甚禮而入坐定居士精備夕飯而進之先
以一壺香酒待之僧飲而甘之曰此酒之清冽非常何處得來
對曰此老嫗即此老之酒母姓之老退者也尚有舊日手法而
然願尊師勿嫌冷淡而盡量則幸矣仍進夕飯山菜野蔬極其
精潔其僧飽喫而泥醉昏倒矣夜深後始覺而牀榻間擡舉目
而視之則其居士騎坐軀腹之上手把利刀張目叱之曰賊僧
焉敢生心乎汝之渡海日吾已知之汝豈瞞我乎汝若吐實則
或有饒貸之道而不勝汝命盡於即刻從實直告可也其僧哀
乞曰今則小僧之死期已迫矣何可一毫相欺乎小僧果是日
本僧也聞伯平秀吉方欲發兵謀陷本國而所忌者獨尊家大

監故使小僧先期來此以為先圖之舉矣今者現露於先生神
鑑之下幸伏望高我一綫殘命則誓不敢復作此等事矣叔曰
我國兵火乃是天數所定難容人力吾不欲逆天吾鄉則鉅兵
軍之禍吾在矣優可救濟倭兵若跟此境俱不放踵矣如汝體
憐之命漸之何益寬汝禿頭而送之往傳于平秀吉使知我國
之吾在也仍釋之其僧百拜稱謝曰不敢不敢抱頭鼠竄而去
歸見秀吉備傳其事秀吉大驚異飭軍中以渡海之日無敢近
學東一境安東賴以安過矣

○宣廟壬辰之亂天將李提督如松奉旨東援平壤之捷入據
城中見山川之秀麗懷異心有欲動搖宣廟而仍居之意一
日大率僚佐設宴于練光亭上江邊沙場有一老翁騎黑牛而

過者軍校高聲辟除而聽若不聞按書徐行提督大怒使之拿
來則牛行不疾而軍校輩無以逮及提督不勝忿怒自騎千里
名驥按劍而過之牛行在前不遠而驥行如飛終莫能及踰山
渡水行幾里入一山村則黑牛繫於溪邊密楊樹下有茅屋竹
扉不掩提督意其老人在此下驥杖劍而入則老人起迎於軒
上提督怒叱曰汝是何許野老不識天高唐突至此吾受皇上
之命率百萬之衆來救汝邪則汝必無不知之理而乃敢犯馬
於我軍之前乎汝罪當死老人笑而答曰吾雖山野之人豈不
知天將之尊貴乎今日之舉余為盪將軍而欲屈鄙所之計也
某嘗有一事之奉託難以尊達故不得之行此計也提督曰所
託何事第言之老人曰某有不肖子二人不事仕農之業恣行

強盜之事不承父母之教不知長幼之別即一禍根以吾之氣
力無以制之竊伏聞將軍神勇蓋世欲借神威除此悖子也提
督曰在於何處答曰在於後園草堂上矣提督按劍而入有兩
少年共讀書提督大聲叱曰汝是此家之悖子乎汝翁欲使除
去謹受我一劍仍揮劍舉之則其少年不動聲色徐以手中書
證竹桿之終不得擊已而其少年以其竹竿擊劍刃劍刃錚然
一聲折為兩段而落地矣提督氣喘汗流少焉老人來叱曰小
子為敢無禮使之退坐提督向老人而言曰彼悖子勇力非凡
無以抵當豈不負老人之託老人笑曰儂言戲耳此男雖有膂
力以渠十輩不敢當老身一人將軍奉皇旨東援而來掃除集
寇使我國再奠基業將軍唱凱還歸名岳竹帛則豈非大丈夫

之事乎不此之思返懷二心此豈所望於將軍者乎今日之舉
欲使將軍知我東亦有人才之故也將軍若不悟意改圖而執
迷則吾雖老矣足可制將軍之命勉之勉之山野之人語甚唐
突惟將軍密察而怒之提督半晌無語低頭喪氣仍諾諾而出
門云爾

○倡義使金千鑑之妻不知誰家女子而自于歸之日一無所
事日事晝寢其舅戒之曰汝誠佳婦而但不知婦道是可久也
夫凡婦人皆有婦人之責既出家則治家營產可也而不此之
為日以午睡為事乎其婦對曰雖欲治產赤手空拳何所藉而
營產乎其舅聞而憐之即以租數三十乞奴婢四五口中數隻
給之曰如此則足可為營產之資乎對曰足矣仍呼奴婢曰今

則汝等已屬之我當從吾指使汝可駭穀於此牛入茂朱其處
涇峽中伐木作家以此租作農糖而勤畊每年秋收所出都數
奉告於我粟則作米貯置每年如是可也奴婢原命而向茂朱
而居矣其後數日對金公而言曰男子手中無錢則百事不成
何不念及於此公曰吾是待下人事衣食皆賴於父母則錢穀
從何而辦出乎婦曰亦聞洞中李生其家積屢萬財貨而性嗜
賭博云郎君何不一牲以千石靈積一塊為賭乎公曰此人以
博局自來有名吾則手法甚拙此等事何可生心賭博婦曰此
易與耳弟持米博局也仍對坐而教之諸般妙手隨手指揮金
公亦奇傑之人也半日對局陣法曉然其婦曰今則優可凌勝
君子以三局兩勝為約初局伴輸而二三局則僅僅凌勝既得

露積後彼若欲更過雖確則此時即出神妙之手使彼不得生
意可也金公然其言明日即往其家請賭博則其人笑曰君與
我居在此聞未聞君之賭博矣今忽來請者未知其故也且君
非吾敵手不必對局矣金公曰對局行焉然後可定其高下何
必預先作罷仍強請至再至三其人曰君然則吾於平生對局
不賭則不博今欲以何物為賭乎公曰君家有千石露積者三
四塊以以為賭可矣其人則吾則然矣君則以何物為對乎公
曰吾亦以千石為資其人曰君以待下之人事不少之穀從何
辦出乎金公曰此則勝負判凌然後可言之事吾若不勝則千
石豈不輸給乎其人勉強而設局以兩勝為限初則金公作輸
一局其人笑曰然矣君非吾之敵手吾不云乎金公曰猶有二

局矣第又對局李生心異之又與對坐連輸二局李生奮語曰
異哉異哉寧有是理既許之千石不可不給即過輸之第又更
賭一次金公許之復對局始出神妙之手李生勢盡力窮不敢
下手金公笑而罷歸家言其妻妻曰吾已料之矣公曰既得以
將為用之妻曰君子之所親知中窮婚窮喪及貧不能資生者
量宜分給毋論遠近貴賤如有奇傑之人則與之許交逐日邀
柔則酒食之供亦自辦儘金公如其言而行之一日其婦又請
其舅曰媳欲事農業籬外五日畊可得許畊乎其舅許之於是
畊田通種乾種待熟作牛使之看茶每年如是充五閭庫又使
冶匠鍊出三個如靛斗樣並置庫中人莫曉其故及壬辰倭寇
大至夫人謂金曰吾之平日勸君子以恤窮濟困交結英男欲

於此等時得其力故也君子倡起義兵則窮始避難之地吾已
料定其地有穀有家無不貽君子之身矣吾則在以辨儲軍
糧俸不支絕也金公欣然從之遂倡義兵遼北之平日受恩者
亦附旬日間得精兵四五千使軍卒各佩漆靛而戰及其回陣
之時遺棄鐵鉞於中路而去倭兵大驚曰此軍人佩以靛其
行如飛其勇可知其無量遂相與戒飭無敢退其鋒以是之故
倭兵見金公之軍則不戰而披靡金公多達奇勳豈其夫人贊
助之力也

○鄭鄧南忠信光州人也其父以鄉仕在鄉歷年近六十而無
子一日之夜夢見無等山坼裂青龍躍出來躍于身仍驚起汗
出沾背心由怖之仍更夢又夢見北山坼裂白虎跳出又抱于

懷驚覺而起仍不寐時夜將半月色滿度下潛徘徊見一人卧
於甕邊視之則乃舍婢也忽爾心動與之合仍以有娠生忠
信骨格超凡及長為本州知印權都元帥懷時以牧使見而異
之知其非凡類率來京中送于其女婿李懿城家以備從育之
矣後當倭亂多達功位至副元帥封錦城君在北邊時與魯花
亦相親魯花亦請與飲酒出見其諸子次次來拜皆坐受之
及到第天子忠信熟視而起敬魯花亦問其故曰不意秦始皇
復出魯花亦笑曰汝猶不知此乃唐太宗此是清太祖也後果
代皇明入帝中國焉

○李公慶流以兵曹佐部當主辰倭亂而其仲氏授事供武職
助防將邊璣出戰時以其仲氏從軍官居下而名字謚以公書

之仲氏曰以吾君下而誣書汝名吾可往矣公曰既以吾名君
下則吾當行之仍束帛而辭于慈親蒼黃赴陣晝璣出陣嶺
右大敗而逃軍中無主張仍大亂公聞巡使李鑑在尚州單
騎馳赴之與尹公暹朴公篋同赴幕下又戰不利一陣陷沒尹
朴兩公皆被害公出陣外則奴子疇烏而待之見而泣告曰事
已到此須速速還京可也公笑曰國事如此吾何忍偷生仍索
筆告設于老親及伯氏藏于柩中使奴傳之欲還向賊陣則
奴子抱而泣不捨公曰汝誠亦可笑吾當從汝言而吾飢甚汝
可得飯而來奴子信之不疑尋人家乞飯而來則公已不在矣
奴子望賊陣痛哭而歸公以得飯為托而送奴仍回身更赴敵
陣手格殺數人而仍遇害時年二十四四月二十四日而尚州

北門外坪地也奴疇烏而來舉家始聞凶報以發書之日為忌
日而始舉哀其奴自剄而死烏亦不食而斃以所遺衣冠斂而
入棺葬于廣州突烏面先茔之左麓而其下又葬奴與烏尚州
士林壇而行俎豆禮自朝家贈職都承旨己卯 正廟以觀筆
書忠臣義士壇建閣于北畔命使三從事并享而春秋行祀公
卒後每夜家中悉舊音笑貌宛如生時對夫人趙氏酬酌無異
于昔每饌具以進則飲啖如生時而後乃見之飲食如前每於
日後之昏始來臨鵲鳴則出門而去夫人問公之遺骸在於何
處若知之則將返葬矣公愀然曰許多白骨堆中何由辨知乎
不如置之為好且吾之所埋處亦可無害矣其他家事區區一
如平時小祥後間日降臨矣及大祥時乃辭曰從今以後吾將

不來矣公子府使公時年四歲矣撫而嗟歎曰此兒必登第而
不幸當不幸時然伊時吾當更采仍出門伊後更無影形其後
二十餘年後北海朝公之子登第謁廟之時自空中呼新恩進
正人皆異之公之母親常有病患時則五六月間也嗚呼楮
若得喫則病可解矣無由得楮數日後屋中有呼兄之聲伯氏
公下庭仰視則雲霧中以二楮投之曰老親念楮故吾共涸症
得來矣可以進之仍忽不見以楮進之病患即差此時陶庵李
文正公神道碑銘曰空裡投楮神恍惚云者即此也每當忌辰
行祀時闔門之後則必有匙箸聲甚庶族秉銘語人曰吾少時
祭祀每聞此聲矣近日以來未嘗聞矣其家行祀時餅內有人
无之人者罷祀後聞之則外舍有呼奴之聲家人在而聽之則

出自舍廊奴子承命而入則使捉致薦餅餅子分付曰神直忌
人无髮汝何不察罪可捷乃命甚捷自是帝當忌辰雖年久之
從家不敢忽焉

○李海身奴子名慶男者雲辰倭寇猝至大駕西幸時公以說
書直闕中徒步危從慶男聞變急具鞍馬適公於私濟院以來
公是夜跋涉行到臨濟大雨下注夜黑如漆咫尺不辨村民盡
逃不知船泊何處舉朝焦皇計無所出慶男乃以火焚江邊村
舍通明如晝於是見船數隻繫在江邊得以利涉宣廟聞燒
廬覓舟之言問曰是乃誰之計也侍臣對以慶男上甚奇之自
是御膳必賜慶男無以乾物盛諸布帛至白川而御膳闕供慶
男以帝中物進之上尤奇之亂定還都召見于善備門賜金園

愛男納之囊中終身不着云

○鄭松江澈善談諧壬辰之亂 車駕駐平壤松江嘗與柳西

崖許岳麓歲李坡谷誠中諸人會于鍊光亭遙見賊火明滅杜

松樹鏡聲不絕西崖泣曰吾輩死生只在朝夕此會未必永訣

松江曰不然畢竟同啟于壺何謂永訣西崖拭淚笑曰新亭之

上豈可無清談乎寄齋